小“日”子

——我在东京采访奥运会的17天札记

本报东京奥运会特派记者 黄 维 专电

题记:

这是一次迟到的奥运之旅。注定过程极不寻常,定是一辈子的刻骨铭心。

从7月23日大幕拉开,到8月8日曲终人散,整整17天。在日本采访东京奥运会的这些天,有过忐忑不安、惊魂不定,也有过惊喜连连、精彩纷呈,辛苦与幸福并存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在即将离别之际,写下过往这些天的经历、心绪,是对东京奥运会采访之行最好的盘点与小结。

出发!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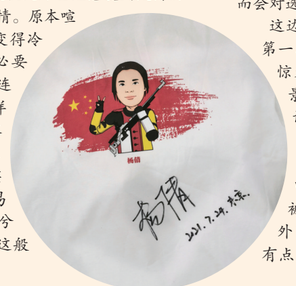
有过多次出国采访的经历。大型国际性赛事,一般举办周期为半个月左右。确实要准备充足的行李。不过,与以往历次不同,大号的行李箱塞满的是口罩、酒精湿巾纸、医用面罩,连医用隔离服都带上了。

新冠肺炎疫情正席卷全球。全球每天新增确诊病例,至少几十万例以上。东京安好不?确定推迟后的东京奥运会仍将如期举办后,日本疫情的发展态势随时都在密切关注之中。不容乐观!日本政府不断发出声音,出台疫情防控最严厉的措施。然而并没有奏效,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。这也是我最为忐忑不安的。

疫情发生以来的一年多,很多国家关上了“国门”。国际间的访问、外交、会议、赛事、活动纷纷停摆。东京奥运会或是一次盛大的“试验场”。综合各路消息,能够感受到国际奥委会、日本政府与东京奥组委,为此进行着不遗余力地努力与准备。

出发前两三个月,东京奥组委与每位即将采访东京奥运会的记者,开始进行频繁联系、沟通,确定下榻酒店、行程等。光是《疫情防控手册》都出了三个不同版本。出发前14天,要求每天通过电子邮件报送健康状况、行动轨迹、体温等等信息。要求提供出发前96小时、72小时各一份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。提醒在日本期间“全程做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”,特别强调“记者抵达日本后前14天,只能在组委会统一安排下从下榻酒店到比赛场馆之间开展工作”。这样的电子邮件接踵而至,有的是告知、征询,有的需要确认,作为即将成为东京奥运会参与者之一的我们给予最大的理解、支持。

7月22日,搭乘从杭州到东京的航班即将起飞。在候机大厅已经感受到疫情的严峻、冷漠与无情。原本喧嚣的机场现在变得冷冷清清,非有必要谁愿意出国?连免税商店都打烊了。候机乘客无不把自己装裹得严严实实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大有这般的悲壮、悲凉。



东京! 争议声中拉开奥运大幕

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大派对。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,飞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。此刻的东京,各国嘉宾云集、城市张灯结彩、机场车站车水马龙?显然不是这样。

穿着医用隔离服,戴着口罩、医用面具的志愿者在前引路,把我们带到指定区域。第一次经历用“吐口水”的方式进行新冠肺炎核酸检测(之后,又陆续做了几次这样的检测)。从检测到出结果,大约一个小时。又被带到等候区,不允许彼此挨座在一起,间隔一米以上的距离。初来乍到,在机场感受不到奥运会的浓厚氛围,而是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。工作人员透露,已经在机场检测到有个别参赛选手核酸检测呈阳性,而禁止入境……不由打了个寒颤!

核酸检测报告出来后,机场大巴将我们送到东京都市区的航站楼。再由专用Taxi将抵日的新闻记者,分头送往各个下榻酒店。我与其他两位浙江记者下榻在丰岛区的阳光城王子酒店。地处东池袋地区,是东京著名的华侨集聚区。午夜的酒店大堂,仍灯火通明。陆续有各国的记者抵达报到。这是一座高四十多楼的高层建筑。为了确保安全,大堂一分为二,中间用屏风隔断,奥运嘉宾与散客分为不同的活动区域。与国内一样,进门必须接受测量体温、使用免洗消毒液等。为办好这场奥运会,主办方在疫情防控上也是做足了功夫。

几个小时后,作为奥运会特派记者,也开始了前方的“战斗”。媒体班车就停在酒店门口,半小时发车一个班次。媒体中心(MPC/IBC)设置在东京国际会展中心。到任何一座场馆,都需要到此处中转。主办方特别强调:抵达14天内,不允许离开酒店一场馆的线路,以有效防控疫情的传播。东京都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,每天确诊的病例都在1000—2000例之间。

7月23日,东京时间20时。东京奥运会拉开大幕。劲歌热舞、烟花灯光等不再赘述。让全世界看到的依然是热闹,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是寂寞。按照官方的口径:当天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只有950人。包括日本嘉宾150人,国际嘉宾800人。当然不包括现场的新闻记者。这样的场景,与之前动辄数万、甚至十数万掌声雷动与人头攒动的热闹相比,确实是很冷清、很寂寞。这也应该是一百多年的奥运史上绝无仅有的。

与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进行的开幕式同步,场外“更热闹”些,传来一些民众反对的声音。东京奥运会在争议声中拉开大幕。

首金! 是惊喜更是“猝不及防”

大赛上,记者最善于“捕捉”金牌。

浙江的记者是幸福的。开赛第一天,就有冲金点。这让我们有些欣欣然。一大早,就赶往东京都西郊的朝霞射击场。按照计划,东京奥运会的首金将在射击项目中诞生。这其中就有两位中国选手。且都是浙江籍的——一位叫杨倩,另一位是王璐瑶。赛前,这二位夺金的呼声都很高。我倒觉得有些忐忑,毕竟射击项目的偶然性很大,呼声高不一定是好事,反而会对选手造成压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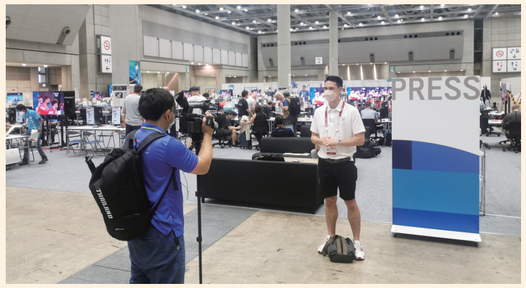
这边的忐忑还没有平静下来,第一次赴赛场采访又来了个有惊无险。基于疫情的特殊背景,但凡热门比赛都会控制记者数量。“首金”现场,自然吸引大批媒体蜂拥而至。我也提前递交了采访申请,不料被打了回来:没被通过。都已经来到赛场外了,难道就只能干瞪眼?有点不甘心。幸好,工作人员面对纷至沓来的各国记者,有点招架不住,也有点手忙脚乱。挤在他们中间,我居然“偷袭”成功(当然,这有点要小聪明了,不管怎么样还是进来了,否则无缘见证首金诞生)。

浙江双妹杨倩、王璐瑶,已经出现在赛场。杨倩从资格赛到决赛,冷静、从容、稳健。到了决赛,最终以逐轮淘汰的形式,决出冠亚军。因此枪枪惊心动魄。最后几枪,现场几乎连空气都是凝固的,连呼吸都是克制的,唯恐影响选手的发挥。后来有记者调侃,“杨倩得给我们支付精神损失费。看射击比赛太揪心了。”

结局是皆大欢喜的。00后的杨倩顶住压力,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,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首金,当然也是浙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首金。对于记者来说,这枚金牌有点猝不及防。杨倩作为一匹“黑马”,对她的新闻背景了解不多,显然准备不够充分。幸好这位“趁暑期来东京奥运会赛场拿金牌”的清华大学高材生,初登奥运最高领奖台面对记者并没有怯场,侃侃而谈、落落大方,才让记者也“满载而归”。

说到采访,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全媒体时代,记者也必须是“全才”。除了采访、写稿外,还必须要学会拍摄小视频,有时还得出镜。对我这样的中年记者来说,显然是跟不上节拍的。不过,不得不赶鸭子上架,不得已“鸭嗓子”也献出了处女亮相,满脸皱纹也上了视频。很多新闻报道的方式属于初体验。好不好暂且不说,至少也赶上了趟。

追金! 一路奔波一路的幸福



2016年里约奥运会、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,我都是以特派记者身份参加的。想到过东京奥运会会很难、很辛苦,但实际上这种艰难、辛苦远远超出想象。当然,这种“幸福的烦恼”,来自于浙军在东京赛场的“豪夺巧取”。

7月27日,杨倩再“射”中一金。

7月28日,举重选手石智勇“石破天惊”,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方式成为“双金王”。

7月30日,浙军“双响炮”,上午在游泳赛场由汪顺夺得一金,晚上在羽毛球赛场王懿律与搭档登顶,银牌选手黄雅琼/郑思维也是浙江选手。

8月1日,羽毛球赛场“好事成双”,陈雨菲战胜对手站上最高领奖台。

8月3日,再接再厉,16岁体操小将管晨辰初生牛犊不怕虎,以绝对优势夺得女子平衡木项目的金牌。

10天时,浙军在东京奥运会赛场摘得7枚金牌,名副其实的“浙江牌”金牌收割机。

这7枚金牌的诞生时刻,我都有幸见证并记录。

接踵而至的金牌,也让记者时刻处于兴奋状态。尤其在汪顺夺得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时,激动得语无伦次,连一旁的同行都觉得有些“出格”,甚至还有两家央媒举起了镜头,要求“谈谈感受”。作为浙江的体育记者,对游泳项目自然不会太陌生。这两年,浙江游泳正经历一些阵痛,赛前并不被看好。作为老将的汪顺,勇于担当、敢于胜利,把这枚沉甸甸的金牌拼下,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?!

类似的感动、激动太多太多。因此,“不是在采访的过程中,就是在采访的路上”这样的辛苦,更多是一种幸福。作为大赛的前方记者,并非是独立的存在,他(她)的价值一定是与运动员、竞技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某日,同样是风尘仆仆赶到赛场,原本是想去“捕”金牌的,结果两位浙籍选手,一位在资格赛中淘汰了,另一位在决赛中也无缘奖牌,“跑”了个寂寞。从赛场出来,我一屁股坐在媒体工作区的位置上,竟然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对这种“辛苦并幸福”我有了更深切的感受。

辛苦! 刻骨铭心的半个月

疫情背景下采访东京奥运会,实行“闭环管理”。从酒店坐媒体班车到IBC(新闻中心)换乘,再分别到各个比赛场馆。没有任何捷径可走,因为不允许搭乘任何的私人交通工具,甚至连记者的行踪都通过定位系统进行密切跟踪。因此,出行简直就是折腾。

何况,东京是一座国际大都市,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场馆又极其分散。每天,不得不把一半的时间花在大巴车上。如果要盯的比赛不止一项,那么不得不不停地转场、赶场。几乎每天从早上出门,都到半夜三更才回到酒店。决赛往往安排在晚间,比赛之后混合采访区采访,再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,再是写稿、发稿。午夜结束战斗,也是在预料之中。好几次,在回酒店的大巴上,困乏得昏昏欲睡。每天周而复始,“缺觉”成为一种常态。

缺觉还不算什么,肚子“唱空城计”更煎熬。在东京采访的半个多月间,几乎没有准时地吃过一顿像样的午餐或晚餐。连在酒店楼下便利店购买的方便面,都没有时间泡上一碗。每天都处于不断移动、忙碌之中,又没有餐饮专供区。要解决“肚子”问题,一是品尝各个赛区为记者提供的点心,除了不断档的矿泉水、白开水外,点心定时定量供应,数量、品种有限,包括巧克力、咖啡、日式三明治,水果则是香蕉,如果运气不错能够填饱肚子,否则先饿着吧;二是购买场馆内的便当,以日式拌面为主,还有是面包,不过并非每座场馆都有。这半个月下来,肚里的油水怕是被刮得一干二净。

潮湿、闷热、晴雨无常的天气,对记者来说也是考验。原本以为,岛国日本应该是“天蓝海绿、风和日丽”,万万没有想到东京的天气就像是蒸笼——上面太阳晒着,下面热浪烘着,空气是潮湿的,闷热得不行。时不时还来场雨水洗礼。东京的雨,没有兆头,说来就来,说走又走,被淋湿过好几次。浑身都黏糊糊的,就跟洗了桑拿一样。

疫情! 离得那么远又是那么近

当然,凡上述种种,真算不上苦。真正的苦,是在疫情背景下采访的恐慌。

诚然国际奥委会、日本政府与东京奥组委东道主,为顺利办赛做了大量努力。疫情之后,奥运会是第一次让全世界再次走到一起的盛大聚会。而此刻,疫情又在全球肆虐之中,说不担心疫情的传播那是假的。

这半个月间,口罩没有摘下过,也不敢这么做。这大热天,整天被口罩蒙着,有时连呼吸都变得艰难。出行高峰时段,如果大巴上比较拥挤,还会再戴上一层口罩。如果真的存在病毒传染源,或许也是无济于事,但至少心理是得到安慰的。

平时,除了关注奥运会本身外,东京的疫情走势也牵挂在心头。几乎每天都在攀升的数据,令人揪心。眼下,东京都的确诊病例,已经连续多日达四五千人。奥运村里以及奥运会相关人员,都有被确诊的消息传出。疫情,离我们是那么远又是那么近。

最让我担心的是8月2日,刚刚完成采访实感身体不适。原本还要转场去田径场,不得不放弃。因为每个场馆进场前,都要测量体温。如果体温超过37.5℃,不仅不允许进场,或许还会直接强制性送往医院。这让我后怕。径直回了酒店。服药、休息,幸运的是翌日,又满血复活,可谓是有惊无险。

离开前,按照要求必须再做一次核酸检测。结果显示阴性。

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。一切都是最美好的。